

大约三十年前,还是高中生的我有幸欣赏了俞振飞、刘斌昆、童芷苓三位艺术大师联袂主演的《金玉奴》。那时俞老近八旬,但他扮演的青年书生莫稽依然风流倜傥,神采飞扬。其中有一场“喝豆汁”的戏可说是精彩绝伦。莫稽饥肠辘辘,忙不迭地将金玉奴手中的一碗豆汁抢夺过来,一饮而尽,随后用手指刮着碗边,再把手指上残留的豆汁吸干,紧接着,又伸长舌头,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。俞老通过一系列出神入化的表演,把这个落魄江湖的书生刻画得惟妙惟肖。虽然,那时候京剧于我还很陌生,但京剧的博大精深与辉煌灿烂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,我沉醉于那清丽明快的唱腔,婀娜多姿的身段,以及细致入微的表演。

后来,我家搬迁至淮海西路的一幢公寓,不想竟与俞老比邻而居。再过了几年,因为程十发先生的缘故,得以与俞振飞先生相识。而俞老也全无大师架子,对我这个鲁莽后

江南俞五

曹可凡

生有问必答。

人们常说,俞振飞先生在舞台上一个身段、一个眼神,一颦一笑,都有一种独特的神韵,充满着浓浓的“书卷气,超凡脱俗,如在《跪池》这出昆曲有名的戏中,俞老没有脸谱化地去表现他的“惧内”,而是将那种“怕”升华成“爱之愈深,惧之愈切”的双重人物,既风趣又典雅。俞老告诉我,艺术这玩儿是要靠“熏”的,他说,父亲在他五十多岁时才有了他这个宝贝儿子,但出生不久,母亲就去世了,父亲舍不得把这根独苗交给他人,执意自己来领。每当他晚上啼哭时,父亲便一面轻轻

拍打,一面哼起了昆曲,而反复咏唱的就是《邯郸记·三醉》中那支《红绣鞋》。所以,俞振飞六岁就能将《红绣鞋》唱得丝毫不差。稍长,除了读“四书五经”外,父亲还让他学习书法,而

且要从“北碑”入手,从《张迁碑》《礼器碑》,到《张猛龙碑》《龙门造像二十品》等,他都一一临写,但倒偏偏喜欢帖,这或许和他与身俱来的艺术家浪漫气息有关。到了十四岁,俞振飞拜陆廉夫为师学画,后又拜在冯超然门下。父亲一度还曾想儿子走职业画家的路子。而冯超然确实也发现俞振飞能妙悟丹青,但他认为俞氏演剧天赋更高,“粟庐先生嘱我教振飞学画,我应不负重托,但我以振飞天赋而论,若从事演剧事业,无疑将成为第一流之演员。”也正是有了早期的文化积累,俞振飞的表演就如同国画一般,体现出线条、气韵和意境的三位一体,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唯美境界,成为京昆舞台上的神品、妙品、逸品。

在俞振飞先生晚年,我曾两次和他做简短采访。一次是为东亚运动会募款,那天他清唱了一段《春闺门》。为了怕记不住词,还特意将唱词抄在一张纸上,由李蔷华老师给他拿着,他还还不无风趣地



回家 (宣纸水墨) 于文江

用苏州话说:“弗好意思,年纪实在忒大了,唱昆曲吗,既拨问题,因为是童子功;唱京剧么,稍微要推板点。”还有一次是《星期戏曲广播会两百期》纪念演出,大轴便是俞振飞和张君秋清唱《贩马记》“写状”一段,这出戏两位大师不知已演过多少回,但演出前他们不断排练,直至满意为止。要知道,那时候前辈京昆艺术大师大多魂归道山,俞、张二人堪称鲁殿灵光、仅存硕果,所以即便是清唱,观众也有着极大的期待。当我们和程老先生搀扶着俞振飞、张君秋上台时,场子里简直炸开了锅。两位老人虽然已是耄耋之年,但仍中气十足,而且越唱越来劲。一段唱完之后,观众仍觉不过瘾,眼看着,实在无法收唱,君秋先生又加唱一段《苏三起解》。由

于那天是现场直播,规定时间又快要到了,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,但观众的热情使得广播电台只得延长直播。这在过去的广播节目中是少有的。

“……幡然今已暮,自画乌丝,检点平生官微。翘首望寥天,新曙湖山,人间世欣欣如此!为管领春,光有东风,更金缕铜琶,舒喉花底。”俞振飞先生这首词可以说是其晚年心境的写照。

如今,若他得知昆曲艺术后继有人,更被联合国定为“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这位江南俞五定会发出他那招牌式的笑声,又会唱起孩提时,父亲为他唱的摇篮曲《红绣鞋》:“趁江乡落霞孤鹭,弄潇湘云影苍梧,残暮雨,听菰蒲。晴岚山语,烟水捕鱼图。把世人心闲看取……”

在20世纪30-60年代的中国琴坛上,查阜西(1895.11.7-1976.8.10)是一堆薪火、一座灯塔,他照见过去,点亮未来。在古琴音乐和文本资料的大规模采集、搜求,琴谱、琴著的整理、编纂、出版方面,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他给后世留下的《存见古琴曲谱辑览》《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》《历代琴人传》《琴曲集成》等大型古琴工具书,足以使他成为近百年来对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最大、建树最多、影响最深远的一位琴学大家。同时,他也是一位形成自己演奏风格的大琴家,早在1930年代就因擅弹古曲《潇湘水云》而享有“查潇湘”的盛名。

国艺之光——查阜西

张磊

查先生的学生、当代著名琴家李祥霆在《查阜西先生的古琴演奏艺术》一文中认为:查先生的古琴演奏“具有一种悠然从容、疏朗真挚的精神”,以及“严格的音准,恬当的节奏,丰满的音色,鲜明的表情,深邃的意境。”“鲜明地体现着文人气质。”他将查先生的个人演奏风格和艺术特色总结为古朴、清远、豪迈三种类型。我在这里要套用明代徐猷(约1582-1662)所著虞山派重要琴学理论著作《溪山琴况》之“二

我陷入伤感,但每当想到我们祖孙间的最后一次同行被永远定格在“午茶”,心中又有几分释然。或许当他见到这个在成长过程中倾注自己不少心血的外孙,如今为社会所尽的一份绵薄之力,虽还不足以令他骄傲,却也能给他带来些许欣慰吧。

节目册旁,一张洒满秋日上海音乐厅门前银杏的落叶的DVD封面,又将我的思绪带回2012年10月。不同以往,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以欧美怀旧金曲为主题的专场。伴随着旅美华人歌手迈克对诸多名曲的演绎,我以合理编排,时而介绍曲目的音乐风格、创作背景,时而品评相关歌曲的不同演唱版本,在十余首歌曲间,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展作了简单的回眸,收获观众不错的反响。现在想来,若不是因为“音乐午茶”形式丰富、风格多元的节目安排,我恐怕难有机会将自己在古典音乐之外,对于西洋老歌同样的钟爱与众分享。

十日谈

音乐午茶

快点呀!我都说了两遍了,一点主动性都没有,还要我说第三遍吗?倒杯茶都磨磨蹭蹭的,听见没有?

真烦人,一点点小事,就大呼小叫的,倒杯茶也要差遣人,你自己不会倒吗?你就不能站起身走两步,自己动手吗?

不要忘记,从前你对我是怎么说的!

我倒真忘记了,从前我对你说过什么呢?

你说,亲爱的,今生今世,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,做一切事情,只要你高兴,你开口句,哪怕是上天摘星星,下海抓龙王,我也会奋不顾身,挺身而出。

我真的这么说过吗?我在哪里说的?怎么一点不记得了。

你在第十三封信里向我求婚时写的,密密麻麻写了三大张,我还背得出呢,真是肉麻得要命。

真的?我有这么幼稚吗?

哼,刚五十出头的人,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!

真的,我是不记得了,但我记得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说的。

是谁?

是我们的儿子,前天我在隔壁房间里,听到他对他的女朋友好像也是这么说的。

二

你这个人,我数了数,你身上起码有十样缺点。

哪十样?我倒愿意洗耳恭听。

自私——现在连杯茶都不肯为我倒;小气——去年我买了件大衣嫌我买贵了;懒惰——让你擦个玻璃窗你一拖再拖;爱顶嘴——常常我说一句你回我两句;不爱干净——脏衣服臭袜子到处扔,还有就是越来越好吃懒做,越来越没有上进心责任感,还常常爱说谎,爱藏私房钱,昨天发现你又多了一样毛病。多了哪样?

你还成了两面人,对自己的老婆漠不关心,对人家老婆疼爱有加。

不要瞎说,讲话要有证据的。

谁瞎说,昨天就在我们家客厅里,你对着一个打扮光鲜、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人大献殷勤,嘘寒问暖端茶送水,听说人家有点关节炎,就一个劲地关照人家,不要下冷水,不要太辛苦,不要把事都包在身上,有事要让小辈多做点。

十三点!那是我们儿子将来的丈母娘,现在能不拍点马屁吗?

你才十三点,你这马屁一拍,将来我们的儿子,不是要在别人家里当奴隶了吗?

十四况”古琴演奏审美准则,将查先生的古琴演奏风格归结为逸、雅、润、圆、古五个字:逸,查先生抚琴“雍容平澹”,“临缓则舒缓而多韵,处急则犹连急而不乖,有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。”是谓“逸”。雅,查先生抚琴有“清静贞正”之风,无柔媚、重浊、炎闹、局促、粗厉、浮躁之种种俗态,冷泠然真大雅之声。润,查先生抚琴取音中和,不浮不躁,若滋若泽,温润之气氛氲。圆,查先生抚琴一弹一按、一转一折,莫不“凑妙合之机”、“函无痕之趣”;或弦或歌,皆能“情联”而“意吐”,自在而圆满。古,查先生抚琴“宽裕温庞,不事小巧,而古雅自见。”其声“中正和平,不俗不媚,格调高古。”

逸、雅、润、圆、古,体现了查先生对中华五千年琴道精粹的深刻感悟。

查先生仰慕虞山之风,但并没有鄙弃早年所学之江派琴歌,是他那一辈著名琴家中唯一一位既有《琴歌的传统和演唱》《琴歌辨》《琴歌谱例杂言》等琴歌理论著述,又留下《古怨》《慨古吟》等多首琴歌录音的大家。

今年11月7日,是查阜西先生诞辰120周年。为此,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编辑出版了《国艺之光:查阜西》专辑以资纪念。唱片汇集了查阜西20世纪40-60年代的20段珍贵录音,并配以洋洋五万余字文案。爱乐者将在欣赏古朴儒雅、温润醇厚、疏朗恬淡的查氏琴风的同时,重温查先生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。

马丘比丘很遥远,南美洲对大部分旅行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,一切都跟着导游走。高原的风景很美,传统市场铺天盖地的手工艺品,穿着民族服装的老人是可以提供摄影的,当然要收费。小羊驼是可以抚摸和抱在怀里的,当然也要收费,到处充满了商业气息,后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农庄,其实就是当地人的小村子,圈养了一些动物,供游客观赏。

动物们蔫蔫的,鸚鵡毛色憔悴,羊驼有些脏,为了让游客看到一只年轻羊驼吐口水的绝活,农庄的青年蓄意激怒它,它果然生气,奋力把头从铁丝网的空隙里伸出来,非常用力地吐了一口口水,像一个人在发泄愤怒。

农庄里还有老鹰,巨大的铁丝网笼罩起一小片空地,网笼里有高起的土坡,还有一条水沟,水沟上有小桥,另一面砌了一堵水泥墙,用白粉刷过,墙上有老鹰的图腾装饰,农庄里的年轻人驱赶黑鹰,让他们从土坡上飞下,最后落在水泥墙上,张开翅膀与游客合影。

黑鹰翅膀巨大,从土坡滑翔而下,如同一片乌云,几乎不用拍动翅膀,狭窄的铁笼限制了它们的行动,我们走进铁笼的时候,正遇上那只在水泥墙上站立许久的老鹰被赶下来——它一直都不愿意打开翅膀配合游客的照相。

导游告诉我们,那是安第斯神鹰,印加帝国的守护神,这一只是农庄里最老的神鹰,已经六十岁了。

六十岁的神鹰落地,它没办法在这么狭窄的地方起飞,它在大呼小叫的游客当中拖着巨大的翅膀,蹒跚地走回土坡上的巢穴。

我从没见过老鹰走路,不能在宽广天空中飞行的它显得笨拙而可笑,游客们举起相机追拍它,但它目不斜视,面无表情,缓慢地走过肮脏的泥

它可以活到一百岁

谷清平

地,走过水沟上的小桥,桥那边有一只白色的兔子,我问那是它的食物吗?导游说不是,安第斯神鹰是秃鹫的一种,它们只吃动物的尸体。

“那它们是朋友吗?”有人提问。

说话的时候,那只六十岁的神鹰已经走过白兔的身边,依旧目不斜视。

不,它们不是朋友。

它艰难地爬上土坡,背影简直有些可笑。在土坡顶上,农庄里的年轻人赶出另一只更年轻一些的神鹰,它展开翅膀,只一瞬间就落到笼子尽头的水泥墙上,配合地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没有人上去和它拍照。

回到酒店我查了维基百科,正如导游所说的,安第斯神鹰曾是印加帝国是象征,至今能够在古迹里找到它们的图腾,但由于

过量捕杀,近年来已经濒临灭绝,只有在动物园和被圈养的地方才能看到它们。

它们还是这世上最长寿的鸟,可以活到一百岁。

那只六十岁的神鹰走回土坡时在想什么呢?很多年前它应该自由过,在高原的天空中伸展长翅,御风而行,俯瞰苍茫大地,矜持而高贵。它知不知道,有一天它会被关进一个肮脏而狭窄的铁笼里,为取悦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。

它可以活到一百岁。

这些年,无论作为台上的特邀主持,还是台下的观众,每当来到“音乐午茶”,总是倍感亲切。这份感受,源于自己心中对上海音乐厅——这座当年引我步入古典音乐之门的艺术殿堂那份特殊的情结,而“午茶”常驻的音乐厅南厅,承袭了主厅标致性的精致典雅的风格,置身其中,仿佛将我带回往昔只能在书本中读到的那些沙龙音乐会的场景之中。

在我曾担任主持的“音乐午茶”中,2013年1月22日那场如今于我已成为一段永难忘却的回忆。那日观众席的一角,静静地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:我年过八旬的外公。外公知我这几年中在各个剧院举办了不少古典音乐普及讲座,一直想来现场看看,却或因路远、或因夜间出行不便没能实现。记得那场“午茶”的日期刚排定,我立即邀他前来。一方面,比之一些在剧院内举行的音乐会或讲座,“午茶”不大的空间使舞台与观众席几乎融为一体,能让他获得更直接、真切的感觉。再则,较之我所讲的那些以“讲”为主的普及活动,“音乐午茶”演、讲结合的形式,也更易为平时不多欣赏古典音乐的他所接受。

那天,我在台上主持时,总会对外公所在的位置多加关注,见他不时专注聆听,不时翻看手中的节目册,好几次,当我们的目光对视时,我都能从他的眼中感受到他对“午茶”的喜爱与对我的鼓励。演出结束后,我请他对刚才的讲解提些意见,他说:“你要说得慢些、清楚些,这样别人才更容易听懂。”话虽不多,却

外公来过音乐会

李严欢

一语中的地指出有时我因时间所限,语速过快,表达不够清晰的不足。当他得知我三月还会主持几场,不忘嘱咐:“到时你提前帮我电话预约,我再来的。”

未料这次他却失约了,农历年后不久,外公便重病缠身,很快离我而去。他走后,我无意间在他用过的台历上见到在1月22日的日期下他标上的“12点”的字样,显然他早已记下了那天的日期,想来看看一直听我念叨的“音乐午茶”。如今,对外公的思念总不免让

